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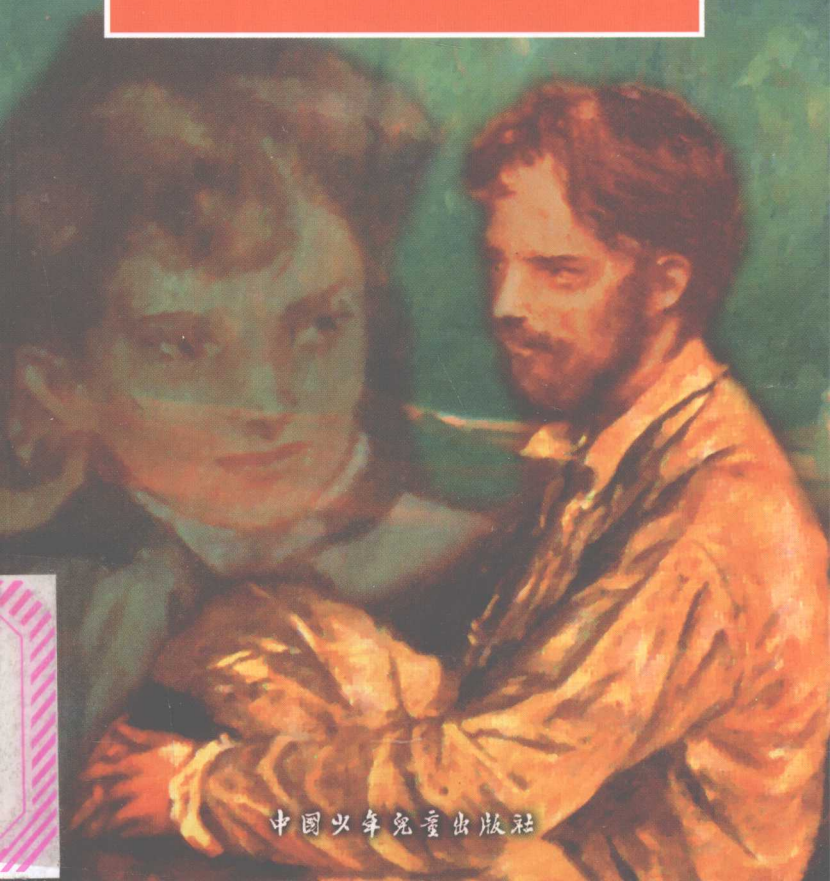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
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
奥勃洛摩夫

[俄] 冈察洛夫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奥勃洛摩夫

〔俄〕冈察洛夫

缩编 雪 岗 赏析 雪 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奥勃洛摩夫/(俄)冈察洛夫著;雪岗缩编、
赏析.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0.11
(中外文学作品赏析)
ISBN 7-5007-5488-4

I.奥… II.①冈…②雪… III.长篇
小说-俄罗斯-近代 IV.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
第 75716 号

封面设计:简毅 华胤

版式设计:缪惟

责任编辑:常林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

奥勃洛摩夫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:100708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70 1/32 4 印张 印数:15000 册

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07-5488-4/G·4280 定价:4.80 元

凡有印装问题,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

本社 24 小时销售咨询热线(010)84037667

作者简介

伊凡·亚历山大罗维奇·冈察洛夫 (1812—1891), 19 世纪俄国杰出作家, 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。青年时代, 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, 阅读并钻研普希金等国内外著名作家的作品, 立志从事文学创作。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期间, 即开始发表作品。毕业后回到家乡, 对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保守懒散, 无所事事的社会现象有了深刻的体验, 产生强烈不满。随后到彼得堡定居, 不久写出《癫痫》、《因祸得福》两部中篇小说, 以讽刺的笔调塑造了想入非非又懒散无为的人物形象。1859 年, 发表力作《奥勃洛摩夫》, 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形象之一, 揭示的“奥勃洛摩夫性格”, 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。

*Bian Zhe De Hua*

编 者 的 话

古人云：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，精神丰富起来。现在，行万里路好办，可以交通工具代步，但要读万卷书，谈何容易？且不说人生苦短，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，大概也远远够不上“书山”的一角，或者是“书海”的一粟吧？更何况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，“书山”在不断增高，“书海”也在不断扩大。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？为此，我们编写了这套《中外文学作品赏析》丛书。

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 (200 册) 文学作品，每部作品包括：作者简介、作品缩编和作品 (原著) 赏析。这些作品中，有的是流传很广、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；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；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。阅读这些作品，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，也能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、提高文学修养。

其实，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，那些“简介”“提要”之类的书，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“书山”、畅游“书海”的引路之作，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

*Bian Zhe De Hua*

示下，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，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，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，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，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。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，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“淘”出好书，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

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！

*Ao Bo Luo Mo Fu*

—

伊里亚·伊里奇·奥勃洛摩夫住在彼得堡郭洛霍费街一所宽大的住宅里。

他虽然才三十二三岁,却已经开始发胖了,面色很白,肌肉有些松弛,眼角上也有了浅细的皱纹。白而短的脖子,软绵绵的双肩,加上一双又白又胖的小手,都显不出男子汉的气概。他的表情常常是轻松愉快的,可很少有专注的神色,倒是带点优雅的懒散劲儿。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眼睛,总是淡漠的目光,又总是显得疲倦,像是随时要睡着的样子。

不错,奥勃洛摩夫喜欢睡觉。躺卧,差不多成了他的常态,而且老是躺在自己的卧室里。他租着四间房子,但经常整日不出卧室。另外三间,一直垂着窗帘,家具蒙着套子。他也轻易不去看一眼。

那么,他不去工作吗?不去。他曾经工作过,可是早在前几年就退了职。

那么,他靠什么生活呢?这倒不必担心。他有一处祖上留下来的领地,就在邻近亚洲的地方,人们都叫它“奥勃洛摩夫卡”。尽管这些年村里已经不景气,然而,三百多户农民每年缴来的租子,也足够养活他这个地主了。靠着这些,奥勃洛摩夫手头很宽裕,花钱像流水,从不算细账。日子过得富裕而且平静,是

*Obobromov*

他最得意的事了。

不过，也不要以为这个富贵闲人整天一无所想。奥勃洛摩夫受过高等教育，有过理想。至今，他心中还酝酿着一个宏大的计划——改造领地的计划。他打算用经济的和严格的方法，使自己的农民永远安心在领地上干活，让奥勃洛摩夫卡长久兴旺。那时他也要搬回乡下去住。然而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决心造出这个计划，却一直没想得周全，因此也没有写成文字。施行呢，更是没影儿的事了。当一天从早到晚，平静而舒服地过去了，他就感到满意。要做的事，就再等明天吧！

可是，生活似乎不想让他那么平安无事。那年四月底，奥勃洛摩夫收到村长从乡下的来信，一封令人不愉快的来信。信上写道：

伊里亚·伊里奇老爷阁下：您的领地一切安宁。只是今年天旱无雨，又有虫灾，收成恐怕不会好……最近又有三个农民逃走了，我让他们的婆娘们叫回他们，不想娘儿们也一去不返……人手少，又有灾，去年的欠债还没还清……没办法，今年只好少缴二千卢布了……

收成不好，农民逃跑，收入减少，还欠了债……虽然村长前两年都写过这样的信，而奥勃洛摩夫仍然为此心绪不宁。他于是又想到自己的计划。对！一定要赶紧写出来，对领地要采取断然措施。这可不是

*Oblokov Mo Fu*

开玩笑!

五月一日早晨,奥勃洛摩夫刚醒来,就打算起床了。他准备先洗脸,喝了早茶,再把该干的事都好好想想,然后一块办理。反复想着这个顺序,他可并没有起来。

“还有,该给村长写回信。这些都要好好想想。不如先喝了早茶再起来,我一向不是在床上喝早茶的吗?”

他决定这么做了。早茶是准备好了的,就放在身边。他喝了,坐起来,伸出一只脚,却又立刻缩了回去。“再躺一会儿,想得周全一点,而且躺着想也不碍事。”他又放平身子,继续考虑着宏大的计划和要写的回信。

当!钟敲响了,九点半。奥勃洛摩夫吃了一惊:“我这是怎么啦?真不害臊,都九点半了,该起来办事了。再这样放任自己,就糟透了……查哈尔,查哈尔!”

查哈尔是奥勃洛摩夫从乡下带来的仆人,已经上了年纪。早年,他曾经侍候过老奥勃洛摩夫夫妇。那时候,这家主人很富有,哪里像现在这样!为此,查哈尔一直穿着那件有几十年历史的灰上衣,尽管好几处开了口,可它能勾起对过去的回忆呀!

此刻,查哈尔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屋里,见主人躺着,他等了两分钟,不见动静,就不乐意地瞧了瞧

*Oblo Moskva*

主人，转身往外走。奥勃洛摩夫突然开了口：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

“您不说话，我老站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你瞧，我正在发愁，所以你就得等着。你把昨天村长的那封信放在哪儿了？赶快找出来！”

“我怎么知道呢？是您看的信，我又不识字。”查哈尔一边说，一边翻着桌上的东西，上面的尘土立刻飞扬起来。

“好了好了，你仔细找找，字纸篓里，沙发后面……找到了，是吗？”

“这有几封信。”查哈尔把信递过来。

奥勃洛摩夫接过一看：“不是，不是那封。”

“那桌上就没有信了。”

“算了，你去吧！”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说，“我自己起来找。”

查哈尔回到了自己的屋里，刚进屋，立刻又听到那屋的呼喊：“查哈尔，查哈尔！”

“我的上帝，我受的什么罪呀！还不如早点儿死了好。”查哈尔嘟囔着，推开主人的房门，也不走进去，探头问道：“您又是什事？”

“拿手帕来！快点儿。你早应该想到的，可你没想到。”奥勃洛摩夫严厉地说。

“谁知道您把手帕放在哪儿了。”查哈尔在屋里兜圈子，摸这翻那。“您自己把东西全弄丢了。”他边

*Ao Bo Luo Mo Fu*

说边打开通往客厅的门,去看看那里有没有。

“不会在客厅里。我两天没出这屋,就在这屋找吧!”

“可找不着哇!”查哈尔的头乱转,忽然眼一亮,又愤愤地嚷起来:“那不是!在您身子底下,有一个角露着。哼!自己压住了,倒向人家发脾气要!”说完,朝外就走。

奥勃洛摩夫拿起手帕,有点难为情。可他马上找了些口实来责怪仆人:“瞧你把这屋收拾的,这么乱,我怎么找?又是灰尘,又是垃圾,都堆在墙角里。你看看,啊?”

“我就什么也没干吗?”查哈尔委屈地说,指着地板当中和饭桌,“我差不多每天都打扫,擦洗……”

奥勃洛摩夫立刻指指天花板和墙壁:“那么,这是什么,灰尘,蜘蛛网!”又指指沙发上的毛巾和盛面包的盘子,“还有这个,这个……噢,书上、画上那么多尘土,连圣像上也是。你什么时候掸过?”

“要掸的。圣诞节前要掸的。那时候,我和阿尼希雅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出去,清扫一遍。可现在怎么收拾?您老是在家里不出去,总躺着。我没法儿收拾!”查哈尔越说越有理似的。

“又是你那一套,总说我碍了你的事!”

“本来嘛,您老呆在家里,老躺着。您要能出去一天,就说今天吧,我就来收拾干净。不过我们俩还不

*Oblo Moskva*

行,得雇两个女工,里里外外统统刷洗一遍。”

“胡说!滚吧!滚到你的屋子里去吧!”奥勃洛摩夫一听这些,就老大不高兴。

查哈尔算是摸到了主人的脾气。遇到这样的问题,只说要大动干戈,他就会被吓唬住了。他懒得动,只希望悄悄地不费事就干净起来。

查哈尔出去了。奥勃洛摩夫的思绪也被搅乱了。他要从头理一理,就又陷入了沉思。不知过了多少分钟,钟声又响了。

“哎呀,11点了。我怎么还没起来!查哈尔,查哈尔!”

“上帝呀!哼!”是查哈尔嘶哑的声音。

“我的洗脸水准备好了吗?”

“早准备好了。可您怎么不起床呢?”

“你没告诉我准备好了嘛!要不,我早起来了。好了,你去吧,我马上起。我得写信,我得办事了。”

查哈尔出去了一会儿,又进来了,手里拿着一本沾满油污的簿子和一些纸条,对奥勃洛摩夫说:“您先把这些账对对,得付人家钱啦!”

“什么账,什么钱?”

“肉店、菜铺、洗衣房、面包店……全都要钱来了。”

“真烦死人啦!你怎么攒了这么大堆才给我看?”

查哈尔噘起了嘴:“您又忘了?我一给您,您就推

*Oblo Morfu*

开我,说明天再说。明天又推明天。”

“那,现在再推到明天就不行吗?”

“不行啦!人家催得厉害,而且再也不赊账了。”

“唉,又是件麻烦事。放在桌上吧,我洗了脸就查对。”奥勃洛摩夫说着,坐起身子。

“噢,还有一件要紧事。”查哈尔说,“刚才您还睡着,房东又打发人来,让咱们马上搬家。他说您已经答应一个月了,可还没搬。再不搬,他要报告警察局了。”

“行了行了!等天暖和了,我就会搬的。也就再过三个星期吧。”

“三个星期?房东让明后天就搬。过两个星期工人就来拆房啦!”

“这不太急了吗?”奥勃洛摩夫生气地说,“他怎么不说现在就搬!查哈尔,你可当心点!我已经禁止你再提房子的事,你竟敢今天又提这个。你自己就不能替主人想点办法吗?”

“我能有什么办法!”查哈尔摊开双手。

“比如说,劝劝他们别让我搬。我们是老住户了,从没欠过房租。”

“这话我早就说过了。人家不听,说要赶在房东少爷结婚前,把房子修好。”

“唉,天哪!还有这么多傻瓜要娶老婆!多麻烦的事!”奥勃洛摩夫的心情又乱了,身子一倒,躺了下

*Oblokov*

去。

这一回，他要思索什么呢？是村长的信？是查对账目？是搬家？他翻来覆去，理不出头绪。“上帝呀！生活真折磨人，太不让人安静了！”他烦得要命。

门铃响了。

奥勃洛摩夫吓了一跳：“已经有客人来了，可我还不起床，真丢人现眼！不过，来个客人也好，可以和他商量这些事怎么办。”

他用那件宽大的晨衣裹住身子，好奇地望着门口，等着看是哪位客人。

*Oboblobov*

二

今天的客人真多，大都是邀请他出外游玩或赴约会，奥勃洛摩夫自然没兴趣，一直躺在床上，目送一位又一位客人离去。

又是一阵铃声。

“我今天是开宴会了怎么的，来了这么多客人！”奥勃洛摩夫气恼地想。可当他看到进来的客人时，又高兴起来，可盼了个能说到一起的了！

这位是亚力克西也夫。怎么说呢？他是个别人头一次见了后就会把他忘掉的人。社会上有他不会有补益，没他也不会缺损什么，谁也没发现过他哪件事干得好或是干得不好，最适合干什么最不适合干什么，就像他的头脑中从来就没有机智，没有创造性，也没有其他特性。

现在，见亚力克西也夫进来了，奥勃洛摩夫便大声招呼说：“是您啊，亚力克西也夫！别走近我，我不伸手给您了，您才从冷的地方来！”

“天并不冷啊！我是来接您的。”亚力克西也夫十分尊敬地说。

“接我上哪儿去？”

“上奥符契宁家。他邀您去吃饭，还有阿里扬诺夫，沙哈伊洛，科雪米阿金，都在那里了。吃完饭再一

*Ао Ро Ло Мо Фу*

起到叶卡德琳霍夫。他关照我给您雇一辆马车。快起来吧!”

“我可是哪儿也不去!”奥勃洛摩夫哭丧着脸,“外面阴沉沉的,要下雨了。您怎么总朝外看?在我这里觉得不舒服吗?是太冷,还是气味不好?”

“不,我觉得这里很好。”

“既然很好,何必还要到叶卡德琳霍夫去呢?不如就在我这儿待一天。哦,我还忘了,塔朗切也夫也要来的。我今天根本不能出去,您也不要去了。我还有事和您商量呢!”

“那……不去……也行吧!我遵命就是。”

“房东催我搬家。我在这里住了八年了,可他非让我搬不可。一搬家,东西要破碎,里外乱成一团……”奥勃洛摩夫愁得皱起了眉头。

“是啊,搬家可真受不了,麻烦不会少。打坏东西,丢失东西,非常讨厌。”亚力克西也夫也愁得直皱眉头,“搬呢?还是不搬呢?”

“我就是问您这个呀!我想都不愿意想。还有一件事,村长给我写来一封信,您来看看。噢,信在哪儿?查哈尔,查哈尔!”

查哈尔进来,木然地站着。

“那封信还没找到吗?”

“我到哪儿找去,我怎么会知道您看的信。不过,昨天晚上,我看见您自己念着一封信。”

*Ао Ро Лю Мо Фу*

“那它在什么地方啊!”奥勃洛摩夫四下里看着,“我记得清清楚楚,是你把信拿走放在什么地方了。”他抖抖棉被,一封信从折缝里落到了地上。“噢,在这儿!”

“您怎么老跟我过不去,这么对待我!”

“好了好了,去吧去吧!”

两个人几乎同时喊起来。等查哈尔走出屋去,奥勃洛摩夫开始念信……

“上帝呀,我要少收二千!要饿死了,这日子还怎么过!”

“是啊,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!两千卢布,不是闹着玩的!”亚力克西也夫跟着说。

两个人愁眉苦脸地对坐着。忽然,一阵急促的铃声响了起来。不一会儿,有人猛地推开门,把屋里的两个人都吓得一怔。

这回进来的就是米海·安得烈也奇·塔朗切也夫。他是奥勃洛摩夫的同乡,年纪在四十左右,身材高大,宽肩膀,厚厚的嘴唇,眼睛突暴着,脸上胡子拉碴,衣服也不整洁。和亚力克西也夫一样,他是这里的常客,却跟亚力克西也夫完全两样。

塔朗切也夫对世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不满,开口就会骂上几句,好像他受了人家最不公平的待遇。他从不顾忌任何人,要做一件事总能马上找出行动的理论作为根据。